

居
易
堂
集

卷之四

第四部叢刊三編

居易堂集

(87694)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本書實價國幣陸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

上海

雲

河南

五路

印刷所

上海

商務印

河南

書南

館路

發行所

上海

商務印

及各

書

館埠

居易堂集卷十九

辭

姜吏部如須哀辭

并序

癸巳歲春二月廿有三日庚申姜如須先生以疾卒于吳門之舍館其友徐枋聞訃哭之慟而以越在數十里屏居土室不入城府不得一視殮含理喪事心慼慼若有所失越十有四日三月癸酉乃服朋友之服復爲文而哭之嗚呼人之生死亦大矣哉士君子不幸生當革運之會錯趾屯遭之時苟非懷二心遺君親者未有不以死爲歸者也齒劒仰藥懷沙沉淵國亡與亾九死未悔不以皎皎之身而試汶汶之俗

此其最也。剗跡銷光，蓬壘泥蟠，奉身長往，皜然不滓。而一飮不忘君德，行歌慄于痛哭，此又其稱也。昔陶潛浮沉詩酒，優游卒歲，歿于宋文帝元嘉四年，距晉已九載。而良史特書為晉徵士，家鉉翁隱居教授，以天年終卒于元大德中。去宋已幾二十年，而載筆者必褒為宋遺臣，跡二子之所為，亦老死牖下已耳。而每與啣鬚結纓，赴湯蹈火，聲施並永，何哉？豈非死有前後，節殊顯晦，而原心定論，則之死不渝，同歸一致乎？吾今日于姜如須先生見之矣。國破以後，先生棄家奔吳，入林不返。雖身存將母，而與死無間。艱難契濶，逾涉八年，而乃心本朝，夷險靡二行，當拂亂而

益堅時櫻困阨而逾壯壹鬱侘傺繚悵悌結一見之
于詩歌詞調激揚藻麗橫發而神理沉鬱措思哀痛
論者以爲靈均之怨誹少陵之悲壯先生有焉其立
節既嚴故束物亦峻每以余之屏跡隱身杜門守死
詠歌獎訓往復過從不能已已其或低迴時路亦刺
譏立發客歲有明室遺老廁名啟事先生恐其彈冠
脂車有隳素守乃貽詩規諷懇懇千言則先生之心
爲何如哉人徒見其賓從笑歌杯酒畱連以爲若忘
于情者而不知其神傷心摧也夫家寃國恤萃于一
身創鉅痛深并集方寸人非金石亦何以堪故新亭
風景西臺登臨無一非其傷生之具矣今年甫四十

而一病不起嗚呼憂能傷人不復永年信哉余之所
遭與先生有同痛而先生忽然以死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拊事悼心能不摧絕先生爲先文靖公禮闈所
得士乙酉之禍先文靖殉節止水門生故吏幾同路
人而先生五年居吳四叩先人之墓每臨殯宮哭泣
甚哀先生豈自以爲壽不得長將相從地下耶先生
之太公亦仗節死事罵賊不屈者也則先生父師淵
源積漸有素豈偶然耶范滂將赴死與母訣曰仲博
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于黃泉存亡各得其所
任末奔師喪病革勅其後曰必致我尸於師門死而
有知魂靈不慙若是乎父子師友之間死生之際蓋

凜凜乎難言之今先生潔身固節全而歸之不墮家
聲不愧師傳矣于其生也無間于前人之死則其後
死于今日豈復有貳于畢節當時者哉是先生雖死
而實有不死者存若彼後君遺親生理滅絕雖假視
息而其臭腐固已久矣故曰人之死生亦大矣因揮
涕而為之辭其辭曰

天帝既醉九宇分披金符暗竊玉鉉潛移皇綱解紐
突騎橫馳鳴鵠雲翔鳳凰枳棲祥麟迸野廟登狐狸
于是志士成仁忠臣取義弘演納肝睢陽碎齒汨羅
三閭止水萬里餘亦漆身吞炭剪鬚截指隱身門卒
全節傭伍或託青盲以避時或加白刃而不顧右引

月夕堂集卷一
鵠毒左推紱組既無間於純忠又豈殊于九死若乃
蹈江海奔山林變衣冠埋姓名蓋一往而不返亦百
折而不傾仙人隕涕于辭漢處士寓言于避秦汙穢
榮祿糞土簪纓懷瑾握瑜雪白蘭薰寔以礪俗豈曰
偷生吾友姜子寔惟其人原姜之初本自炎帝神皇
發祥綿歷萬禩功熾隆周德昌漢世又千百年吾友
誕嗣嶽降星臨無雙國士結志青雲拜身丹陛年逾
弱冠頓轡皇塗才名蓋代直節不磨五鹿折角九閭
叩呼論事則氣劘諸老說經則席奪羣儒稱詩齊于
十詠獻賦媲于三都方黼黻乎休明豈躋跋于薏虞
天步頓傾皇輿再瀦園陵鞠草社稷爲墟公曰惟臣

死節矢志不渝痛惟先臣罵賊捐軀臣有老母臣死
誰依疊山後死職是跼蹐于是奉母避世不遑寧居
間關南北載馳載驅既非崔邠之脫帽又非安仁之
板輿家國傷心愴焉以悲世路險仄慙慙之乃至
四鳳異林三荆分株既不同夫伯淮之被亦莫牽夫
仲海之裾爲臣爲子集蓼茹荼凜凜臣躬其敢隕越
憔悴放廢矯修信潔擷衆芳以爲佩指後凋而爲節
世界重昏不見日月君父痛深母兄念切采薇作歌
彼屺時陟方寸幾何堪此崩裂旦復旦兮庶幾生活
昊天夢夢長夜漫漫俛仰山河摧絕心肝賈太傅哭
泣以早死盛孝章憂傷而天年帝構玉樓天降玉棺

哲人萎矣梁木壞焉人百何賸泣涕漣漣秦人歌其
黃鳥蒿里悲其素驂謂天憖遺大濟時艱佐建武之
風猷覩司隸之衣冠豈期碩果遽墜重泉嗚呼哀哉
疇昔之夜惟余心動巨卿死友元伯入夢玄冕垂纓
髣髴長慟感舊則鄰笛懷悲傷逝則人琴抱痛嗟眚
夸之縞衣受唁愧范式之素車奔送嗚呼哀哉惟公
之靈寔明我心八年草土絕跡市城總帷在望若隔
寰瀛憑棺一哭俟之河清于是乃登高丘而延望隙
楚些以招魂嗚呼哀哉歲在龍蛇而賢人嗟月犯少
微而隱士卒巷不歌謠行路啜泣况余與公體同休
戚孔李通家雷陳膠漆其為痛悼罔罔靡極攬茹蕙

以掩涕衣裋爲之盡浥命也奈何如茲奄忽死生異路永從此訣嗚呼哀哉

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

壬子九月二十七日吾師退翁老人南嶽和尚長逝于吳靈巖之大鑒堂其白衣弟子徐枋頓首爲文以哭之曰維竺乾之道東流震旦垂幾千年其間顯晦紛紜亦或隨時隆污雖大道固然未爲全虧然歷數不世出之至人雷轟電掣海涵嶽峙日耀星臨所以震動昌明光大乎佛道者固已悉其神力而要未能一攝其全而釋疑萬古自吾師退翁老人南嶽儲和尚一出而始能爲佛洗千百年之謗而佛之道始大

全今而後有名世之大儒鉅公者出無不快然知佛之道固足以陶鑄堯舜包含周孔而無遺憾也何也蓋吾師能以忠孝作佛事也昔昌黎廬陵爲吾儒豎赤幟而濂洛以下諸儒復揚其波詆訾佛道幾同楊墨歷千百年固儒曲說守其城塹牢不可破而荷擔佛道者亦未能一辭而闢之何也垂世立教旋乾轉坤寔以道而不以言在躬行而不在鬪諍也苟無其道言之何益苟非躬行諍之愈損故亦間有一二立說輔教者詎能破曲儒之見而釋萬古之疑乎惟吾師一以忠孝作佛事使天下後世洞然明白不特知佛道之無礙於忠孝且以知忠孝寔自佛性中出是

使佛之道若日之晦而復明也若月之缺而復圓也
若天地之混沌而復開闢也於戲則吾師之於佛道
世道爲何如而胡不永其年而未七十而遽長逝乎
是故于其逝也無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而憑龕一
哭聲若崩城嗚呼可以見人心矣或曰吾師之以忠
孝作佛事可得聞乎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微
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
年直如一日身爲法王年垂七十而明發之懷孜孜
靡已每言必樂道其二人之盛德惟恐二人之盛德
無聞于後所謂終身之慕者非耶鬱然至心有非賢
士大夫之所能者吾師之忠于國孝于家者如此吾

師嘗言錫類之仁孝爲忠本故自爲孝經箋說以刻之而復敦請大德居士講說孝經于叢席俾一千五百衲子無不薰染于其中而又推其忠孝之心以翼莖生全天下之忠臣孝子不容悉數即嘗爲不肖枋排大難禦大患者謬以枋能無毀先人之志孝也必使枋能無失故國之身忠也即一嘉惠于枋一人而師之忠與孝全矣於戲吾師之所以嘉惠於枋一人者即所以嘉惠于千載之倫常也故于吾師之逝也枋哭之慟一慟而不能起也於戲是豈爲我一人痛乎寔爲千載痛也吾師之所嘉惠于我一人者即所以嘉惠于千載則吾之爲千載痛者寧獨非爲我一

人痛乎於戲痛哉吾嘗讀史知例以義起如魏書之
有釋老志宋史之有理學傳創也創而得其義爲不
刊矣然千古國史未有列釋門大老者即如寶誌一
行僅僅列于方術傳彼固不能特創一例也若有淡
明春秋之大義得史法者當于故國之史特立一大
人傳以吾師一人竟之創千古之義例開千古之心
胸使天下後世學佛學儒者無不快然知佛道之固
足以陶鑄堯舜包含周孔而無遺憾也以吾師之能
以忠孝作佛事也於戲吾意盡矣而吾痛未盡吾痛
未盡再託之辭其辭曰

維釋迦文雅思淵才言如萬華春遍九垓琅函寶笈

雲漢昭回拈華一宗不立文字少室廓然惟第一義
直探心源言爲道蔽不二門中本來一體從古大老
得彼失此於維吾師廣大崔巍心傳諸祖文繼如來
言滿天下爲霆爲雷文峰卓立學海弘開以斯至文
於焉載道觸處敷宣甚深微妙河沙世界罔弗詔告
詔告維何維忠與孝昔我尼父行在孝經百行維先
萬世作程師知其義孜孜是勤叢林標榜塵刹儀刑
移孝爲忠寔惟一致志在春秋天經地義孑然孤撐
以支天墜片言不磨以醒帝醉長夜一燈狂瀾一柱
維師之道寔範吾儒君臣父子大義克扶彼儒詆佛
非迂則愚內聖外王徒爲區區佛無不該奚止合符